

200%的爱
您每购买一套
就有Y2.00元捐给
需要帮助的人们

很多爱

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

101位怀揣大爱的人真情流露

追忆那些相遇和错过的事

记录那些说出来和没说出来的话

丹飞◎主编

上册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很多爱

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

丹 飞 ◎ 主编

上册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很多爱：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 / 丹飞主编. —郑州：河南文艺出版社，2008.7

ISBN 978-7-80623-986-5

I. 很… II. 丹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5109 号

主 编	丹 飞
出版统筹	单占生 金 城
选题策划	陈 静 丹 飞
责任编辑	张 娟 杨 杨 张丽侠 杨彦玲 崔晓旭
特约编辑	丹 飞
美术编辑	李定斌
封面设计	回归线视觉传达
责任校对	伊春萍 丁淑芳
发行总监	陈霖霏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www.hnwybs.cn
承印单位	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87mm × 1000mm
印 张	36.5
字 数	579 千字
版 次	2008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986-5
定 价	45.00 元(上下册)

作 者

胡因梦 张 宇 张承志 梁晓声 徐小斌
李少君 孙春平 何立伟 大 卫 谢有顺
葛红兵 王宗仁 林一苇 韩松落 巴音博罗
释戒嗔 苏善生 谢宗玉 唐朝晖 费新乾
高天流云 清秋子 金满楼 张 程 张 崧
张笑尘 孔庆先 碎 碎 安昌河 夕颜容若
艾琳娜 欧阳娟 高克芳 魏 子 刘沛卓
梵狮子 年志勇 徐 徐 罗 杰 北极苍狼
青 语 徐 东 韦 一 阿 闻 狄 青
丁志阔 满庭花雨 艾 美 安妮玫瑰 冰 鱼
不K拉 车前子 陈 烈 陈梅凤 代士晓
丹 飞 付 勤 官心田 郭艳华 果 蓓
何 宁 胡 灿 黄 河 姜 霞 金刚禅
李 倩 李 想 李 扁 刘海燕 罗 西
那 里 聂作平 陪你听风 秦 朗 青笛儿
萨之鱼 神 佑 史飞翔 宋玉兰 陶留平
王 威 王红星 王美丽 魏建东 无 花
吴 冰 小 米 肖亮升 烟 子 烟柳画桥
杨 莹 姚 瑶 叶 舟 雨 涵 张嘉骏
孙晓庆 张六庄 赵一黎 周平波 罗祎弘
佚 名

主 编

丹 飞

编 委

丹 飞 唐朝晖 碎 碎 高克芳 释戒嗔

联合支持媒体

新浪网 和讯网 搜狐网 中华网 北国读书网

目 录

有一种力量动人心弦

- 张承志 静夜功课/2
张承志 师傅窑 /5
徐小斌 母亲已乘黄鹤去/8
梁晓声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/12
张 宇 冬天的耳光/17
何立伟 心底秘密无人知/20
孙春平 妻子的生日/24
林一苇 女儿是父亲前世种下的玫瑰/26
车前子 在仄砖碎石十字花铺地梦游/30
车前子 旧物事/34
李 想 春闺梦/39
巴音博罗 躲藏在时间深处/43
葛红兵 我的爱欲/48
王宗仁 藏羚羊跪拜/53
唐朝晖 休息室的墙/55
高克芳 继 父/59
欧阳娟 给初为人母的友人/65
费新乾 水 域/67



很多爱：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

- 郭艳华 就像烛光照亮永恒/71
孔庆先 奶奶的天堂/76
苏善生 刹那雪乱的青春悲歌/79
碎 碎 你来了而我已不在/83
丹 飞 一千种一千种美丽/88
魏 子 温暖人生的一道背影/99
那 里 纸上的父亲节/101
韩松落 二十块点心和三颗水果糖/106
何 宁 渴望母爱/109
不K拉 用信念点亮一盏不灭的灯/115
魏 子 苦难的路通向幸福的天堂/118
满庭花雨 有一种情叫厮守/120
青笛儿 一颗星亮在心间/124
李少君 四合院/127
艾琳娜 你在那里还好吗/130
徐 东 说出才能醒来/132

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

- 张笑尘 双生花/136
释戒嗔 明年的野草/141
胡因梦 世界就在你心中/143
胡因梦 身心觉察与关系互动/159
王美丽 白 狐/171
烟 子 你的坟头我的泪打不湿/175
秦 朗 桃花行·时间切片/185
张 程 乌龟的故事/192
那 里 两颗人骨念珠的故事/200

安妮玫瑰	经声了然 /205
神 佑	一朵花的奇迹/208
魏建东	最轻松的轻松/210
丹 飞	背雪的人/213
无 花	又闻木樨香/215
金刚禅	命由心转 /216
清秋子	1972: 我的“文青”花样年华/220
周平波	泸沽湖的鸡零狗碎 /227
周平波	他乡的后院/232
韦 一	女人与酒/240
谢有顺	人为什么恐惧/243

有一种力量动人心弦



静夜功课

张承志

子夜清时，匀如池水的夜静谧地等待着，悄悄拍了拍，知道小女儿这回真的睡熟了。

蹑脚摸索，漆黑不见门壁。摸索着突然踢了椅子一下，轰隆怦然的炸响惊得自己晕眩了刹那。屏息听听，暗幕中流响着母亲女儿的细微鼾息——心中松了一下。

摸至椅子坐下，先静静停了一停。

读书吗？没有一个读的方向。

写吗？不。

清冷四合。肌肤上滑着一丝触觉，清晰而神秘。我突然觉察到今夜的心境，浮凸微明的窗棂上星光如霜粉。

我悄悄坐下了，点燃一支莫合烟。

黑暗中晃闪着的一星红点，仿佛是一个意外的谁。或者那才是我。窗外阴云，室内沉夜；黑暗充斥般流溢着，不知是乌云正在浸入，还是浓夜正在漾出。其中那一点红灼是我的魂吗，我觉得双目之下的自己的肉躯，已经半溶在这暗寂中了。

我觉得那红亮静止了，仿佛不愿扰乱此界的消融。于是我坐得牢些，不再去想书籍或纸笔。

这样，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夜。我惊奇一半感叹一半地看着，黑色在不透明的视野中撕絮般无声裂开，浪头泛潮般淹没。黑的粒子像溶了但未溶匀的染料，趁夜深下着暗力染晕着。溶散有致，潮伏规矩，我看见这死寂中的一种沉默的躁力，如一场无声无影的角斗。

手痉挛了一下，触着的硬硬边缘是昨夜读着的书，高渐离的故事。

远处窗外，遥遥有汽笛凄厉地撕裂黑布般的夜，绝叫着又隐入窗外沉夜。高渐离的盲眼里，不知那永恒黑暗比这一个怎样；而那杀人呼救似的汽笛嘶叫，为什么竟像是高渐离的筑声呢。

我视界中的黑暗慢慢涌来，在我注视中闭合着这一抹余空——若是王侯根本不懂音乐呢——黑潮涨满了，思路断了。

我在暗影里再辨不出来，满眼丰富变幻的黑色里没有一支古雅的筑。

那筑是凶器……

我决心这样任意遐想一回。应该有这样的夜：独自一人闭锁黑暗中思索的夜。如墨终于染透了、晕匀了六合的纸，我觉得神清目明，四体休憩了。我静静地顺从地等着，任墨般的黑夜一寸寸浸透我这一具肉躯。

墨书者，我其中信任的只有鲁迅。

但这夜阵中不见他，不见他的笔。渐离毁筑，先生失笔，黑夜把一切利器都吞掉了。是的，我睁大双眼辨了许久，黑色的形形色色中并不见那支笔。只有墨，读不破的混沌溶墨。春秋王公显然是会欣赏音乐的，而到了民国官僚们便读不懂鲁迅的墨书。古之士子奏雅乐而行刺，选的是一种美丽的武道；近之士子咯热血而著书，上的是一种壮烈的文途——但毕竟是丈夫气弱了。

因为乌云般的黑暗在漫漫淹没，路被黑夜掩蔽得毕竟窄了。

我心中残存着一丝惊异，仍然默默坐在黑暗的闭室之中。黑暗温暖，柔曼轻抚，如墨的清黑涤过心肺，渐渐漫上来，悄然地没了我的顶。

近日爱读两部书，一是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，一是《野草》。可能是因为已经轻薄为文，又盼添一分正气弥补吧，读得很细。今夜暗里冥坐，好像在复习功课。黑暗之中，只感到黑分十色，暗有三重，心中十分丰富。秦王毁人眼目，尚要夺人音乐，这不知怎么使我想着觉得战栗。高渐离举起灌铅的筑扑向秦王时，他两眼中的黑暗是怎样的呢？鲁迅一部《野草》，仿佛全是在黑影下写成，他沉吟抒发时直面的黑暗，又是怎样的呢？

这静夜中的功课，总是有始无终。

慢慢地我习惯了这样黑夜悄坐。

我觉得，我深深地喜爱这样。

我爱这启示的黑暗。



很多爱：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

我宁静地坐着不动，心里不知为什么在久久地感动。

黑暗依然温柔，涨满后的深夜里再也没有远处闯来的汽笛声。我身心溶尽，神随浪摇，这黑暗和我已经出现了一种深深的默许和友谊。

它不再是以前那种封闭道路的围困了。此刻，这凌晨的黑暗正像一个忠实的朋友，把我和我的明日默默地联系在一起。

张承志，著名作家，原籍山东济南，现居北京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北方的河》、《黑骏马》、《西省暗杀考》、《清洁的精神》、《心灵史》等。

师傅窑

张承志

如今回顾那样的地方，确实有些隔世之感。

人总是难逃次次的离别，而离别久了，又难忍阵阵的向往。

这也是在大西北惯见的一种地方。泛碱的秃山，焦黄的干沟，可是走在弯弯的沟里，看见不高的房坎上，有个半塌的小小窑洞。山沟和窑洞配在一搭，平添着荒凉的气氛。只有一扇嵌在窑口的粗木头门，因为雕有些花，露出些新锯的白木茬儿，才显出这不是一眼废窑。

—

记得那时我和娃娃，还有他爷一共三人，就从窑上头的这个棱坎跳下。下头窑门对着一片场，三面的陡坎，像围了一个护院。喘着在窑门站定，说也怪这场上没有风。那时我们看着下方，见夹沙的狂风就在鞋子下头，顺着干沟呜呜穿过。我还眺望沟口的平坦处，见一溜烟尘，白烟滚滚地奔到沟尽头，在开阔地里消散了。

如今在兰州的馆子，娃娃已经干了八个月。

若是他家里非要在今年娶上亲，娃娃也已经能掏出个数。而那一天，他爷的表情严肃，瘦骨嶙峋的大手捏着两支香。记着那天的步步举动我觉得新奇；山外头，文学界，那一年闹了些什么，都忘了。其实当时我尚不能觉悟到，那以后，它们一天天的，与我两不相干。当然不是真的两不相干，而是千年的擂台，咱们比个生前身后。

进了窑，风声被隔开，眼睁睁瞪着洞里的层层石碴硬土，突然觉出一片寂静。我总忘不了他爷“噗”一声，把皮袄甩在地上。大皮袄，西海固汉子的心爱物，翻着



很多爱：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

厚暖的白花花羊毛，平摊开铺着，使我看得暖和。

——即使此刻也忍不住一股冲动，想跪到那白软的羊毛上去。人声鼎沸的外界正骚情什么“千禧”。人和人就这么不同，不知是该为这伤心，还是该感到庆幸。娃的爷说，国民党的三个师从陕甘两省合围，把我父亲他们一伙子围了一个生铁桶，四下里打炮。我听得入神，我没有见过家族和历史连得这么紧的例子。

百姓造反没下场，没下场……他爷自语着。

而一座孤窑平衡了成败。那以后世间便不见了一个人的模糊影子；而这眼窑，却渐渐地瓦匠木匠各修几下，成了生者对他的念想。那个冬天，娃还是一个俊秀的少年，巴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，听话地跟在一旁，手里握着色兰香。我暖暖地跪坐在羊毛上瞥一眼窑外，看见了绵延的黄土浪头。

二

一个时期里我无法安心，一个字写不下去，痒痒地幻想着什么。一个背影，一个魅人的影子，充填了我饥渴的想象。如今娃已经拔节长大，到了着急娶亲的年龄。农民嘛，急完了春天的吃食，就忙着急冬天的媳妇。他爹不像他爷心大，自从娃进了二十岁，便忧心忡忡，生怕娶不上媳妇惹人笑话，天天地催娃。

而我，心里怀上了这个影子，便一眼透过，在深层和农民相遇了。农民的心事，就寄托在这家窑荒山。这么想着，久了，甚至连一扇扇粗木雕花窗也愈发好看，上立邦漆太白，上平价清漆太黄。添一斧过多，减一刀太少。无论当面或是想象，每次我望着它，都活生生像望着个西海固的孤苦农民，禁不住心怦怦跳。

后来恍然感到，我也该去窑里点个香。路上遇见个本省知识分子不以为然，智者一般数落我，“你怎么把自己降低得和农民一样呢？”他说。

要紧的是我别降低得和你一样，我想。

青白色的一缕烟丝扶摇上升，纠缠又线绕，像我们烦乱的心绪。和人事一样，地理也是不平衡的，陷入赤贫的民众，总是向土地索要些安慰。所以我们不单有脾气大的知识分子，还有机密大的地点。窑外黄土山如耀眼的白浪。我舒服地跪坐在娃和他爷中间，那缕青烟旋绕着，流入了我的怀抱。

那一年娃长得像个俊俏姑娘。大人们开玩笑时，说以后娃娶亲不用花钱，反过来向女家要也能成。他爷呢，从来他爷不露声色，他总揽家族大事，包括引我走

师傅窑。

一扇门，关着刚烈的感情。一方土地，藏着感人的地点。谜底是什么并不重要，人们在窑里找的，也许不过是个人的心愿。

我在那一年，曾经是怎么个样呢？我总在问自己。也许今天的这个并不是我；真正的，魂儿随着一缕烟，从那天就没有回过家。

在窑洞里，青烟还在缥缈地一摇一闪，沉思般渗入粗糙的窑壁。艰难的是十数年如一日，人总要打发死板岁月。本来，人们虽然没有那么想，可是意识里却暗暗以为，会来个什么变化。不，只有水流不尽的日子，堕落无边的现世。

青壮打工去，割麦重与姑。我也和朋友商量，把娃弄到兰州，向城市要钱。如今娃已经棱角粗拉，下巴和颧骨都突了出来。只是架子薄弱，下苦打工好像挺吃力。

后来我在兰州见了娃一面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求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一定要把钱拿上。娃说，已经挣上了两千五。再过半年多，一次，他在远远的电话那头告诉我，已经挣到手六千元……我逼真地觉得，电流里传着暖暖的希望。

手抓电话说着，说着，眼前突然跳出师傅窑。有人说他牺牲了，有人猜他隐遁了，说着猜着几十年。他也永远是一个谜，使西海固更加难解。

凄凉的风景若是看得太久，渐渐会“无视”。我就已然不见身近，无论围着什么世界。他们几十年地怀念一个人，这感情令我陶醉。我的心事、年龄以及视野，都固定在那天，那个和娃、他爷一块儿在师傅窑度过的冬日下午。在窑前波涛滚滚的，那些红岩石白碱土的穷山，在心事和想象中生动地变移。

我喜欢这陶醉的感觉。此刻，我对面的墙壁，现出了层层石碴硬土。一股青袅袅的香烟，对着怀抱，旋绕着飘起来了。



母亲已乘黄鹤去

徐小斌

2006年12月1日，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日子，妈妈走了。

正在做晚饭的时候，电话铃突然响起，侄儿轩轩的声音传来：“三姨，姥姥不行了！”我的心剧烈地抖了一下，因为前几天似乎就有强烈的预感。“抢救啊！赶快抢救！！”——“已经叫了九九九，正在抢救！”我急如星火，竟然忘了穿毛衣，披了件大衣就冲到夜晚的寒风里。

在寒风里抖了七八分钟，竟然打不到一辆车！坐地铁！刚刚走进地铁的站口，手机又响了：“三姨，你直接去积水潭吧！”“什么？这么冷的天还要把老人折腾到积水潭？把大夫请到家来抢救，告诉他们我愿意出双倍的钱！”“……三姨，不是的，姥姥……已经走了，抢救无效，已经宣布死亡了……”我的双腿一下子奇怪地软了，走路就像在水上飘，我机械地走进地铁车厢，听见轩轩在说：“三姨，你直接到积水潭后面的太平间吧，等着你来挑寿衣呢！……”

然后，就再也听不见了。

第一眼看到的是妈妈的手。妈妈的手，曾经那么丰腴、漂亮、秀气的手，现在干瘪得挤不出一滴汁水，是那种干裂的土地的颜色。妈妈的脸是灰白的，大张着嘴，似乎还想向上天要一口气，只要有这一口气，妈妈还能活，可是上天就是这么吝啬，他再不肯把这一口气给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了。

妈妈的身上，依然盖着那条家常的旧被子，身上穿的，依然是那件旧毛衣。不知给她买的那些新衣裳，新被子上哪儿去了，还是因为她舍不得穿，舍不得盖？

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，大约是憋得太久，已经滚烫，那样滚烫的泪一滴一滴落下来，好像能够熔化金属，但实际上无比寒冷——在太平间里化成一股白色的水汽，令人寒冷彻骨。

我什么都不懂，一九八二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太年轻，一切都是姐姐说了算，可现在一个姐姐远在外地，一个姐姐远在美国，弟弟全家和侄儿轩轩，四双眼睛都在看着我。

我说：寿衣当然要最贵的，最好的。

太平间的师傅立即把最贵的拿出来，是紫红绣凤的，凤凰是机绣，做工粗糙，土得掉渣，否定。

然后又把各种寿衣统统拿出来：选定了一套紫色绣万字花的，师傅说，老人西行应当铺金盖银，一看，果然垫的是金色，盖的是银色，就点头要了。穿了一半，轩轩突然跑进来说不行，他说姥姥高寿应是喜丧，按规矩要穿大红的衣裤，告诉我医院附近有卖寿衣的，可选择的很多。

挑寿衣挑到手软。终于挑到一种真正的大红，手工绣花，福寿字，缎面，金丝绣的垫子，上下有荷花寿字如意，紫红绣梅兰竹菊缎鞋，最满意的是我把那条盖被换成了一条银色绣古画的，上面还绣着驾鹤西行四字草书，雅致且古色古香。

母亲的脸经过淡装和修整，变成了生前的模样。

我是最不被母亲待见的一个孩子。这大概是因为我虽然外表温顺，但其实又倔又拧又叛逆。很小的时候便现出这个特质，譬如有一个下雪天，和姐姐们一起到外面玩，把新棉袄全都弄湿了，妈妈说该打，就让我们三人伸出手，由爸爸用尺子打，大姐二姐还没挨上就哇哇哭了，求饶。我却被尺子打到手肿还坚持着：“就出去玩！就出去玩！”含泪咬牙不哭出声——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可惜这句老话我很大了才知道，那时我早已改不过来了，于是这辈子也就只有吃亏。

小时候我只上过几天幼儿园，阿姨说，走，我们看小鸭子去！我们就排着队走过院里（现在的北方交大，那时叫北京铁道学院）那条石子马路，那条路可以路过我的家，我远远就看见了妈妈在门口晾衣裳。门口有两根晾衣竿，形状有些像单杠，中间系四根铁丝，这两排房的衣裳就都晾在这儿。对我们来说晾衣竿还有一重功效，就是当做单杠悠来悠去，比谁悠得高，比谁做得花样多。

那一天，我毫不犹豫地向妈妈跑去。尽管阿姨说，不上幼儿园的都算野孩子，我却是宁肯做野孩子也不上幼儿园了。这大概是我的第一次叛逆行为吧，当时我三岁。

五岁之后，我的生活似乎一下子坠入了阿鼻地狱，这原因当然是弟弟的出生。弟弟是当时父母两系唯一的男孩，在父系，伯父没有孩子，叔叔还没结婚，当



很多爱：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

然弟弟是徐家第一个男孩；而在母系的说法就更多了，姥姥原来有个唯一的儿子，就是我们的舅舅，死于战乱，姥姥家虽然是大家族，但是她亲生的孩子只剩了母亲一个。姥姥与妈妈的重男轻女世所罕见。有了弟弟，我就被她们抛弃了，并且抛弃得如此彻底。这对于一个敏感的女孩来说，真的就是地狱，何况，在弟弟出生之前，我是被宠爱得太过分了一点，按照母亲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要星星不敢给月亮”。

十一二岁的时候我曾经在大学生练习射击的时候跑到打靶场，希望有一颗流弹飞来结束我的生命。我幻想着妈妈会为我死流泪，于是我终于得到了自己生时无法得到的爱，每每想到此时，自己就被自己幻想的场景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也屡屡想向妈妈证明自己：学习好，门门功课都是五分，得各种各样的奖，少先队大队长，优秀少先队员……这一切在妈妈看来，统统是零。有一次学校朗读比赛，我朗诵的是《金色的马鞭》，得了第一名，回来把奖状给妈妈看，妈妈却不屑一顾，只叫我去清扫炉灰——那时，家家都在烧煤球炉子。

伯父有一回去苏联回来，带回了三件布拉吉，一件白底子青果领，有极鲜艳的绿叶红花，是樱桃那么大小的花，在那时的我看来，真是漂亮极了。这件最大，给了大姐。一件是乳白色的亚麻布，领子和袖口都镶了蓝白格的大荷叶边，很洋气的，给了二姐。我的那件是白色泡泡纱的，在胸口镶了一圈鲜红的缎带，插进镂空的花朵里，丝线挖嵌。照妈的眼光来看，这件是最好的，可是没过几天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弟弟就偏偏打翻了酱油碟，我的新衣裳就染了一块斑，我哭啊哭啊，我知道新衣裳是不能再复原的了，可我想要父母说一句话，说一句公允或者同情的话，这句话没有等来，等来的是一顿老拳，孩子的心就那么容易被伤害。我其实一直都在做一件事：证明给妈妈看。但最终我失败了。终于明白了我要的是不可能得到的，连上帝都不可能公平。

我的童年，就像那件泡泡纱的裙子，在红白相间的美丽上面，染了一块斑。

但依然要感谢妈妈。她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，因为她，我学会了画画、唱歌、绣花、织毛衣、钩网袋、编杯子套……有一回她翻箱子，翻出年轻时候描的花样儿，竟厚厚的有一叠，大多是花草，也有怪怪的，譬如有一幅样子，是一朵半开的花，花心里有一美人的脸，是侧面，有长长的睫毛，我看了喜欢，就学着绣。妈妈有满满一匣丝线，大概有十几种颜色，好看得不得了。尤其是茜红色和淡青色两种，简直柔和得像梦，后来竟再没见到那样的颜色。妈妈给我一小块白色亚麻布，我